

《汉语拼音方案》与世界汉语语音教学^{*}

王理嘉

提要 随着世界汉语教学的发展,《汉语拼音方案》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已经走向国际,传遍世界。国际公认它在语言学上是完善的。近几年来有一些外国学生由于不了解《方案》的设计理念、制定原则以及字母和语音的关系,在学习中产生了一些疑问。本文针对这些疑问,从语音分析、字母和拼写设计的角度,分别作了讨论和回答,并在教学策略上提出了建议。

关键词 世界汉语教学 拼音方案 字母 音位

一 外国学生学习汉语拼音中的几个问题

由联合国国际标准化组织(ISO)确认的作为汉语拼写国际标准的《汉语拼音方案》(以下简称《方案》),随着世界汉语教学的发展,已经成为海内外汉语教学不可或缺的拼音工具。国际公认“《汉语拼音方案》在语言学上是完善的”(联合国第三届地名标准化会议,1977)。近年来在具有特殊性的对外汉语教学中,初学汉语的外国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对《方案》提出了一些让他们感到困惑的问题。他们觉得用《方案》的字母去拼读汉语的某些字音,有时并不完全切合实际语音,由此或多或少地对《方案》的表音准确性产生了一些困惑,甚至主观认为《方案》是专为中国方言区人学习普通话设计的,有些方面未必适合于外国人学习汉语。个别留学生还反映汉语拼音好像没有国语注音符号拼得准,乃至认为《方案》中有些字母的读音以及拼音设计有误导作用,产生了负面影响。所有这些意见归根结底都是因为对字母与语音之间的关系、以及拉丁字母的使用原则缺乏了解造成的。具体联系汉语来说,那就是对《方案》的字母设计及其与汉语音值的配置关系,拼写设计及其与实际读音的关系,以及无论哪一种拼音设计都必须考虑的社会传统的历史性制约等方面缺乏了解。这方面的理论阐释当然不需要向初学汉语的学生去讲解,但作为一名汉语教师却应该了然于心。这样才能在至关重要的语音教学阶段更好地开展拼音教学,在教学法上有所变通,有所创新,获得良好的教学效果并化解学生由于误解而产生的困惑。

外国学生所提的问题有些是老问题,在《方案》公布前的讨论中都做过说明,有些却是

^{*} 本课题属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01JAZJ074001),曾在北京语言大学对外汉语研究中心以及韩中言语文化交流学术研讨会(2003年)上宣读过。现经修改补充正式发表。

新问题。他们提的问题主要有：1)用字母 o跟唇音声母拼出来的读音，如“播” bō 并不完全贴近教师口中的实际读音，声韵之间好像有一个 u。另外，这个 o在“欧洲” ōuzhōu 这样的词里读音也变了，很像是 e 而在 zhōng(中)里，又十分接近 u。2)在单元音韵母中学会了字母 a(如“鹅”)的读音，用来拼“街” jiē“学” xué“北” běi 却完全错了。同样学会了字母 a(啊)的读音，也不能原样照搬，用来拼 ā(凹)、iā(腰)、iāng(央)这些韵母，尤其不能用来拼读韵母 iān(烟)。3)根据字母直接拼读 -iu、-ui、-un 这三个韵母，读出来的字音，如“酒” jiǔ“贵” guì“滚” gǔn 听起来韵母总是太紧太窄，在上声和去声中尤其如此。4)前鼻音韵母 en(恩)和 an(安)与后鼻音韵母 eng 和 ang(昂)，比较容易辨别，但是 in(音)和 ing(英)的区别则并不十分明显，而且根据听感 i 和韵尾 n/ng 好像不是直接紧密结合的，中间并不是一无所有的。5)对《方案》用拉丁字母 i 兼表舌面前、舌尖前和舌尖后三个不同的元音，外国学生很不习惯，常常导致他们误读。6)对《方案》采用拉丁字母中浊辅音字母 b、d、g 表示汉语中不送气清塞音，也很不以为然，认为这违反了拉丁字母使用的国际通例。这些意见除了涉及字母与语音的一般关系以及方案的字母定音和拼写设计之外，实际上还包含着拉丁字母的传统读音和英语读音对汉语拼音的干扰问题。这是应该提醒学习者自己注意的。此外，《方案》作为一种主要供汉字注音、拼读汉语的书面符号，除了必须全面系统地表达汉语的基本语音单位外，还必须考虑拼写简捷、阅读清晰、节省字母用量、音节分界清楚等要求。而这些要求有时是互相冲突的，因此利弊夹杂，不得不权衡轻重，作出抉择，对此不可求全责备。十全十美，众善皆备，全方位皆优的拼音方案过去没有，将来也不会有，这也是必须首先说明的。

下文根据上面所提的几个问题分三个方面作一些讨论。

二 《方案》韵母表里某些韵母的实际读音

2.1 关于韵母 o 和 uo 的拼音形式

“播、泼、摸”这一类字的韵母，从汉语拼音的字面形式看是一个单元音 o 但实际语音确实带一个弱化了过渡音 u。而且就汉语音韵系统说，普通话里原本也只有一个属合口呼的 uo 韵母，并无一个由单元音 o 充当的韵母。早期国语发音学在谈到注音符号拼音设计时曾说过：ㄅ(b)跟ㄨㄛ(uo)相拼时，可以省略中间的ㄨ(u)，既然是省略，可见本来是有 u 的。当初拼音方案委员会也说明过在 bo 和 buo 两种拼音形式中，从节省字母用量考虑，以采用注音符号的省略写法为宜。为什么可以省略？汉语的音节，声介结合非常紧密，u 是一个圆唇元音，与唇音声母的发音部位是相合的，而且它后面紧接的又是一个比它略低的圆唇元音，于是 u 的圆唇特征就因为协同发音而跟声母和韵腹结合在一起了。在拼音教学中，如果需要，不妨临时变通一下，采用 b(u) o 或 buo 这样的拼写形式去教。这比只根据不带圆唇特征的字母 b 和 o 去直接硬拼，效果可能会更好一点。

2.2 关于 in 和 ing 的拼音设计

根据汉语的音韵框架，“音、银、引、印”这一类字音是本韵 en 的齐齿呼韵母；“英、迎、影、硬”这一类字是本韵 eng 的齐齿呼韵母。根据实际读音，这两个韵母的语音学严式标音应该分别是 [iɛn] 和 [iɛŋ]，中间有一个因受左右邻接语音影响而高化并弱化的过渡音 [ɛ̯]。这个央元音在后鼻音韵尾前显示得较为清楚，在前鼻音韵尾韵母中就较为模糊。但如仔细

对比阴平字“音”和读其他三声的字，如“银、引、印”，则这个过渡音仍然是可以察觉到的（例如，试读“银行”、“引导”、“印刷”这些词）。所以，语音学家周殿福先生在《国际音标自学手册》（1997）普通话韵母的严式标音中，“银”韵和“迎”韵的严式标音都保留了过渡音，宽式标音才是[iŋ]和[iŋ̄]。王韞佳（2002）也从发音生理和音韵系统两个方面论证了这个过渡音的存在，并指出在教学中如让学生了解到前鼻音韵母 in 和后鼻音韵母 ing 不单纯是韵尾的不同，中间是有过渡音的，这对中外学生掌握这两个韵母的发音区别是很有帮助的。

按照上面的论述，“银”韵诸字的拉丁字母拼写形式也可以是 ien “迎”韵诸字也可以是 ieng 那么为什么在上百年的汉语拼音运动中涌现出来的几十种拼音设计都没有出现这种拼写形式呢？这里隐藏着一个历史原因，那就是早在中国人自己设计汉语拼音之前，从 17 世纪的利玛窦开始一直到 19 世纪的威妥玛，西方人都用 ien 来拼写“烟”韵字。从实际读音看，这也无可非议，因为“烟”和“椰”的主要元音是相同的。这样，“银”韵字当然就不能再用这一拼写形式了。所以“银”韵字和“迎”韵字的拼写形式分别定为 in 和 ing。20 世纪早期，中国人自己投身于汉语拼音运动，从传统音韵框架来看，“安、烟、弯、冤”诸字历来同属一个韵辙（言前韵），所以就把“烟”韵字的拼音形式由 ien 改定为 ian。这样，an、ian、uan、üan 就四呼相承，系统匹配了。但“银”韵字和“迎”韵字的拼音形式却没有改动，因为本韵 en 里的央元音[ɤ]既然在齐齿呼韵母中已弱化为过渡音，这在宽式标音里也就可以不标，更何况 in 和 ing 这两个拼音形式，拼式简短，阅读书写方便，符合拼音设计要节省字母用量的原则。由此，百十年来这两个韵母的拼音形式在汉语拼音运动史中就形成了经久不变的社会传统，《方案》也就继承了在各种拼音方案中历来都没有改动过的这一传统的拼写形式。

作为一名汉语教师如果了解了 in、ing 这两个韵母的音韵地位和它的实际读音，以及这一拼写形式的设计原理和历史来由，对指导往往通过字母去硬拼汉字读音的汉语初学者来说，显然是有用的。因为教师可能会在教学上采用一些变通的办法，让学生懂得这两个韵母的实际读音就是 { e } n 和 { e } ng 但拼读时过渡要快，e 要念得轻短含混、一带而过。这对母语中在音位上不能区别 n 和 ng（如日语）的学生，辨别和掌握诸如“音、银、引、印”和“英、迎、影、硬”这两套字音，据一些富有教学经验的教师说，其效果是屡试不爽的。用于指导中国方言区的学生学习普通话也是如此。

2.3 iou、uei、uen 的省略形式与实际读音

《方案》韵母表中的韵母 iou、uei、uen 在前接声母时要写成 -iu、-ui、-un 省略式的语音根据是这三个韵母在一定条件下中间的主要元音会弱化，其中 iou 的音变规律只受声调的影响。试比较“优”和“有”，“修”和“朽”。其中“优”和“修”的主要元音在平声（阴平、阳平）中显然弱化了，但在仄声（上声、去声）中则显示得很清楚。uei 和 uen 的音变规律则受声调和声母两个因素的影响。试比较“推”和“腿”、“规”和“贵”这两对例字：“推”字的主要元音在舌尖音声母（d、t、n、l）和平声这两个音变的条件下弱化为模糊的过渡音，但“腿”字因为上声的时程较长，其主要元音并不弱化；“规”和“鬼”在舌根声母的条件下则不管处在哪一个声调下，其主要元音都不弱化。这三个主要元音的音变规律，语音学家徐世荣（1958）曾简括为：“上去不变阴阳变，舌根不变舌尖变”（舌尖音指 d、t、n、l z、c、s 和 zh、ch、sh、r）。这对我们掌握这两条规律是很有帮助的。

从历史上看，iou、uei、uen 的省写形式在汉语拉丁化拼音运动中可谓由来已久，有些拼

音方案只采用 $-iu$, $-ui$, $-un$ 这一种拼写形式, 更多的则兼采全拼式和省略式两种形式, 惟德国语罗马字(1928)只采用保留中间元音的拼写形式。《汉语拼音方案》在韵母表上列出的是全拼的形式, 但在字音拼写中由于隔音字母 Y(y)和 W(w)的使用和前接声母时采用省略中间元音的拼写形式, 韵母表上的全拼式其实只是一种音韵理论上的写法, 在实际使用中不会出现。

从音系学的角度说, 全拼式可以显示汉语韵母内在的系统性, $ou - iou$, $ei - uei$, $en - uen$ 开合相配, 同属一韵。但从字母拼写设计的角度看, 省写可以节省字母用量, 使拼式简短, 阅读书写方便。这种形式自有其优点, 而且在汉语拼音运动中也已形成传统。但对初学汉语的留学生来说, 却有可能因此把字母的省写当成实际语音的省略, 根据字母直接去拼读, 其结果自然把韵母读得太紧、太窄, 念出来的字音总是需要教师去帮助调整, 才能切合自然语言。因此, 在初级阶段的拼音教学中, 因材施教, 因地制宜, 需要时也可采用《方案》韵母表中的全拼基本式, 例如把“朽”的拼写形式写成 $xǐ(o) u$ “贵”写成 $gu(e) i$ “棍”写成 $gu(e) n$ 。这种变通形式可以起语音提示作用, 表示中间加括号的元音在正式书写时应该省略。这种变通办法在英语连读的语音教学中经常使用, 就是为了显示在语流音变中增添的、弱化的或省略的语音。对此我们可以借鉴使用。

三 汉语拼音字母与音位和音位变体的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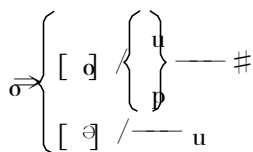
初学汉语的外国学生拼不准汉字读音的另一个原因是摸不清《方案》字母与语音之间一对多的关系, 用同一个字母的名称音去拼读不同的读音, 结果拼不出正确的字音。但这并不是《方案》拼音设计的缺陷。音素文字中的字母一般都是音位性的, 字母代表的是音系学上的“一类音”(即音位), 不是语音学上的“一个音”(音素)。《汉语拼音方案》也是如此, 它是拼写汉语的字母, 不是一个符号代表一种发音的国际音标, 所以不能要求一个字母只有一种读音。字母与语音的关系一般都是如此, 它们之间总体上就是音位和音位变体的关系。同时, 汉语拼音中字母和字母变读之间的联系也是有规律可循的, 以字母 e 和 o 为例, 这两个字母的读音规则, 借用音系学的表达方式可以分别概括如下:

		例 字
{	[e] / — i	北 běi 伟 wěi
	[e] { i } — #	街 jiē 椰 yē
	[e] { u }	学 xué 约 yuē
	[e] { n } / — { ng } r	恩 ēn 本 běn 耕 gēng 灯 dēng 耳 ěr 二 èr
[o] { ø } — #	鹅 é 饿 è	
	[o] { -p }	歌 gē 哲 zhé

(-p 表示非唇音声母, ø 代表零声母, 符号 # 表示终止)

例 字

国 guó 窝 wō
 波 bō 泼 pō
 钩 gōu 欧 ōu 优 yōu



(p表示唇音声母)

上述表达式用文字表述如下:

1) 字母 e 在 i 韵尾之前读 [d], 在韵头 i/ü 之后、零韵尾之前读 [ə], 在韵尾 n/ng 和至 r 之前读 [ə], 在非唇音声母之后、零韵尾之前读 [ɤ]。

2) 字母 o 在 u 韵头或唇音声母之后读 [d], 在韵尾 u 之前读 [ə]。

《方案》其他四个元音字母的读音规则,按照上述办法也可以条分缕析,简单明了地一一展现在眼前。教师对此了然于心则一定可以更好地指导学生学学习拼音,使学生不至于在字母与语音的复杂联系中晕头转向。但这里又要提醒大家注意问题的另一方面,不要把拼写系统的设计与普通话音位系统的分析完全等同起来。因为作为一种供注音识字用的字母系统,它还有一般语音和音位分析不需要考虑的问题,如音节拼写形式的简短,阅读醒目,书写方便而彼此又易于区别,等等。所以在不违反音位分析原则的情况下,《方案》有时必须根据自己的需要对字母(音位)和语音(音位变体)的关系作一些调整,如为了使 a_u和 a_n易于区别,把 u 写成 o 这并不表示《方案》在音位归纳上是把 [u] 和 [ɔ] 归并成一个了,更不能把字母和语音等同起来,甚至由此认为普通话里还有一个 [ɔ] 韵尾。出于同样的原因,“欧”和“优”这一类韵母的拼写形式,汉语拼音运动史上产生的绝大多数拼音方案都设计为 ou 和 iou 而不采用与实际语音更为贴近的 eu 和 ieu 也是因为这与 en 和 ien 的拼写形式非常容易相混。所以《方案》同样也采用了 ou 和 iou 这一阅读醒目、区别力强的拼写形式。我们不能因此就认定这两个韵母的主要元音就是一个后半高圆唇元音 ɔ。凡此种种,教师都应该有一个透彻的了解,然后才能在教学策略上下一番工夫,指导学生正确地掌握字母和语音的关系。

四 《方案》字母与语音配置关系

所谓字母与语音的配置关系指的是拉丁字母和汉语语音的配合问题。拉丁字母是世界上通行最广的字母,由于英语的强势作用,拉丁字母的英语读法几乎无人不晓,所以学生在使用汉语拼音学习普通话时就会受到英语字母读音的干扰。我们采用拉丁字母来拼写汉语,为字母定音,即在字母与语音的配置关系上,首先务必使字母的名称音、声母的呼读音要体现汉语音值,另一方面也要尽可能地随世界习惯,适应拉丁字母的国际音域。赵元任(1922—1923)曾经说过:“字母的定音,除有特别的不便处以外,总是和多数西文的读音相近的好”。但是,要让这两方面完全契合,那是不可能的,因为拉丁字母国际音域的形成是以印欧语言为背景的,而汉语则有它自己的语言特点,其中有些语音,26个拉丁字母的传统读音是根本管不住的。因此,在字母设计中只能采用变通的办法,这主要表现在两个问题上:一是用拉丁字母 i 兼表汉语特有的舌尖元音;二是用拉丁字母系统中表示浊辅音的字母表示汉语的清辅音。

先讨论第一个问题。舌尖元音是汉语里有而欧美各语言里没有的元音。纵观历史上涌

现的中外人士设计的各种汉语拼音,在舌尖元音的字母配置问题上,不外乎三种处理办法: 1)按空韵处理,不为之设计字母。这会造成辅音字母连写(如“支持”zhch),并破坏汉语一声一韵的音节框架。2)在拉丁字母范围内借用其他字母,如耶鲁方案用 r 和 α (“诗”sh r “思”s α),威妥玛用 ih 和 \check{u} 来表示(“诗”sh ih “思”s \check{u}),国语罗马字用 y (“诗”sh y “思”s y)。3)另行设计新字母,在制定汉语拼音方案的过程中,我们曾设计过两个新字母,一个是小型大写的 I 还有一个是加两点的 \check{i} 但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都不喜欢这两个字母。缺乏历史基础的新字母是很难让大家接受的,它在国内外的社会流通价值也一定极低。现在回过头来看看,《方案》在拉丁字母的范围内,选择用 i 兼表舌尖元音,实在是一个很不错的办法。因为它可以省去最吃力不讨好的创造新字母的麻烦,可以避免双字母增加音节拼写长度、加符字母书写不便等缺点,同时还有音位互补归并、节省字母用量、兼顾历史音韵等优点。至于说用 i 兼表舌尖元音完全脱离了拉丁字母的读音范围,那么历史上出现过的为汉语舌尖元音配置的各种字母设计,有哪一种是符合拉丁字母的国际音域的?这个舌尖元音是上一世纪二十年代才被西方语言学家从汉语中识别出来的,并单独为之设计了国际音标。怎么可能找到一个跟它音值般配的拉丁字母?所以在用字母 i 兼表舌尖元音这个问题上,《方案》在字母和语音的配置上并没有差错。至于它可能引起的混淆,我们在语音教学上可以多想一些变通的办法,例如采用音节整体认读,避免拼音,或者临时采用《方案》曾设计过的新字母 I 或 \check{i} 来表示舌尖元音,以区别于 i ; 我们应该欢迎教师在教学策略上采用诸如此类有利于外国学生学习汉语的权宜变通的办法。

因拉丁字母的国际读音而影响学生拼读汉语字音的另一个问题就是《方案》用拉丁字母中原本表示浊辅音的字母 b , d , g 去表示不送气清塞音的做法。拉丁字母中清浊配对十分整齐,因为印欧语言普遍利用清浊这一发音特征构成音位对立。汉语则无清浊对立,但普遍利用辅音的送气不送气辨别词义。如果翻检一下自 17 世纪起三百年内的各种拉丁化汉语拼音,凡西方欧美人士设计的方案,他们囿于拉丁字母的传统用法,把 b , d , g , z 等这一类表示浊辅音的字母弃置不用,另外设计加符字母或用清辅音字母的双写来表示送气与不送气的对立。但实践证明,加符字母中表示送气的倒撇,书写不便而且极易脱漏;字母双写又会使汉语中数目众多的音节增加字母量、延长拼写形式;而另造新字母则又很难在国内外得到大家的认同。这些缺点是显而易见的。所以自从 1908 年中国人刘孟扬在《中国音标字书》(参见周有光, 1961: 57, 181) 中,首创用拉丁字母中的浊辅音字母 b , g , d 表示汉语不送气清塞音之后,中国自行设计的汉语拼音基本都沿用此法,甚至后来在美国一度十分通行的耶鲁大学拼音方案也是照此办理的。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开拓者和奠基者赵元任先生早在二十年代《国语罗马字的研究》(1922—1923) 一文中就把用浊音字母表示汉语不送气清塞音确定为制订汉语拼音的一条基本原则。他说:这不仅可以“尽字母全用”,而且“可以分辨出许多字形来”,对汉语来说把浊辅音字母“这样改借过来有无穷的便利,所以不能顾忌到学理上的不准确”。由此可见,《汉语拼音方案》中对不送气清塞音的字母配置,实际上是继承了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人在汉语拼音运动中开创性使用拉丁字母的宝贵传统。

五 结语

上面从外国学生学习汉语的角度,对《汉语拼音方案》中有些韵母的拼音设计,字母与

音位和音位变体的关系,以及字母与语音的配置关系作了一些分析和说明,并建议汉语教师在课堂语音教学中因人制宜,创造一些权宜的变通的教学方法。关键是要开导学生不能把字母拼音跟实际语音完全等同起来,要在教师的引导下,根据实际语言去学会汉语拼音,然后用汉语拼音去学习汉语,而不是简单地按照字母去硬拼字音。自然语言中细微复杂的语音变化,无论哪一种字母系统都是无法而且也是不需要全部表示出来的。

参考文献

- 联合国第三届地名标准化会议(1977)《关于中国地名拼法的决议》,见苏培成主编《〈汉语拼音方案〉公布45周年纪念文集》,北京:语文出版社,2003年。
- 王理嘉(2003)《汉语拼音运动与汉民族标准语》,北京:语文出版社。
- 王韞佳(2002)汉语语音研究与汉语语音教学接口中的若干问题,竟成主编《对外汉语论集》第二辑,上海:上海外国语大学出版社。
- 徐世荣(1958)《普通话语音讲话》,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
- 赵元任(1922-1923)国语罗马字的研究,《国语月刊》第1卷第7期;收入《赵元任语言学论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
- 周殿福(1997)《国际音标自学手册》,北京:商务印书馆。
- 周有光(1961)《汉字改革概论》,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

作者简介

王理嘉,北京大学汉语语言学研究中心、中文系现代汉语教研室教授。主要从事现代汉语语音、音系学以及汉语拼音方面的研究。近几年的论著主要有:《二十世纪的中国音韵学和语音研究》、《汉语拼音运动与汉民族标准语》等。

(通讯地址:100871北京大学中文系)

中山大学举办首届国际汉语教学与习得学术研讨会

2004年12月26-27日,首届国际汉语教学与习得学术研讨会在广州中山大学举行。来自美国、法国、韩国、新加坡、越南和中国46所高校的81名学者、对外汉语教师及研究生参加了会议。中山大学、暨南大学等高校的40多名教师、研究生旁听了会议。

大会报告论文14篇,小组报告论文60篇。论文内容包括6个方面:本体研究,汉外对比,认知习得研究,汉语教学,现代技术应用,对外汉语教学史。有定性研究和定量考察,有理论阐述和实证研究,有个案考察和问卷调查,也有基于语料库的分析。

海外更关注课堂操练、现代技术应用、师资培养等问题,国内更关注习得研究和词典、教材编写。不少在读研究生和刚毕业的博士、硕士参加了会议,其中一些论文表现出作者具有良好的学术前景。此次会议使海内外汉语专家和教师的最新研究成果得以交流,对学科的发展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会议秘书处供稿)

CHINESE TEACHING IN THE WORLD

SH? JP H? NY? JP OXU?

No. 2 June 2005

Abstracts of papers in this issue

The Scheme for Chinese Phonetic Alphabet and the teaching of pronunciation in L2

Chinese WANG Lijia p5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teaching in the global context H^{ànyǔ} P^{hànyǔ} F^{āng'ān} or the Scheme for the Chinese Phonetic Alphabet started to step onto the world arena in 1980s and was known in more and more countries. Now the P^{hànyǔ} F^{āng'ān} is internationally recognized as a linguistically ideal scheme and has been accepted by the rest of the world. In recent years however as they have failed to underst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lphabet and speech sounds thoroughly and the ideas or principles on which the P^{hànyǔ} F^{āng'ān} is based as well some international learners of Chinese meet with some perplexing questions while learning P^{hànyǔ}. This paper answers and discusses those questions from the following two angles: 1) phonetic analysis and 2) the designing of alphabet and orthography. It also makes some suggestions on teaching methods in answer to the above mentioned questions.

Key words teaching Chinese in the global context the Scheme for the Chinese Phonetic Alphabet alphabet and phoneme

Grammatical discrepancies among time expressions and linguistic iconicity: On the

isomorphism of n^{ǎn} (年), yu^è (月), r^ì (日) LU Bingfu and Qu Zhenglin p12

Chinese grammarians conventionally regard n^{ǎn} (year), r^ì (day) classifiers and yu^è (month) a noun respectively. This approach however deviates from most native Chinese speakers' intuition. Given that classifiers can be subcategorized into two sub-groups: cardinal and ordinal classifiers (Ma 2002), the present article argues that all these three words can function as ordinal classifiers which explains native speakers' intuition about their grammatical properties. Based on an extended list of time words and cross-linguistic comparison the article further argues that words representing units of time from sh^{ìjì} (century) to m^{ǎo} (second), display a continuum in terms of syntactic features. The article also provides a cognitive explanation of the phenomenon.

Key words time expressions classifiers word categories iconicity typology

On the hard-wired structure yòng^{lái} (用来) and some relevant syntactic patterns

..... CHU Zexiang and Cao Yuexiang p22

This paper holds that yòng^{lái} (be used to do) in a Chinese sentence like M^{áo}jīn yòng^{lái}